

秦人文集

關中農民

秦人◎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秦人，本名张春喜，陕西武功县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煤化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榆林学院兼职教授。199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文学院，200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发表文学作品300多篇，获得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全国煤炭系统“乌金文学奖”、中国当代小说奖等中外各类文学奖励40多次，论文发表和获奖10多次，主编教材教辅类图书4部。

秦人文库·一

（短篇小说卷）

關中農民

秦人◎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中农民 / 秦人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10

(秦人文集)

ISBN 978-7-5513-0722-2

I. ①关… II. ①秦…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5480号

秦人文集·关中农民

作 者	秦 人
责任编辑	曹 彦 李 玫
整体设计	胡锋瑞 缪华琳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96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722-2
定 价	130.00元 (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印厂电话: 029-89107718

关注“三农”写人生和社会

（自序）

我原先自序的题目是《为农民代言》。自2013年11月在太白山读书班上听施战军老师讲，为什么人代言是不现实的，不应成为一个写作者的目标。我想想也有些虚妄，我真的能为农民阶级代言吗？我离开农村已经二十多年了，也就是说，我跟现实的农村已经脱节了二十多年，我写了些有关“三农”的文字就可以为农民代言吗？于是，我又把自己否定了，我有何德何能为农民代言呢，我只不过持续关注了“三农”问题，写了些有关农村的文字，怎敢妄称为农民代言呢？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的确一直关注着“三农”问题，也思考着一些与之有关的问题。但是文学不是要给出一个答案，文学的功能是表达、表现，是一个时代的非组织的民间记忆，是人们生存生活的缩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也算是欣慰了。

农民是处于我们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而且负担很重、条件很差、生活很苦。虽然近年来国家已经免除了农业税等一些负担，还有一些粮食直补，但是，在此之前农民阶级长期处于温饱线上，那么这点眼药水不知是否能治疗农民阶级的痼疾？答案是肯定的：不能。

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是社会最贫穷的阶级，他们长期在各类生产一线工作，在土地、建筑工地、农贸市场、修桥修路、煤矿、砖场等不同领域，干着最脏、最苦、最累的活，所获取的劳动报酬仅能维持家庭的温饱。可以说，没有多少农民，靠种地发财的，除非承包几十亩地以上的，但我国农民的人均土地是一亩多，有些地方还少于一亩地，仅凭人均一亩左右土地要致富，简直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资金，无法进行商业活动和规模化农业生产，仅仅只能靠养鸡、养鸭、养猪、种菜等形式进行极小规模养殖和种植活动，很难成气候。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农村中的能人开始办小企业，有的村集体也兴办了不少企业，涌现出了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天津大邱庄、陕西袁家村等一批工业农民，农民开小车、住别墅，拥有几十万、上百万存款。但这仅是一小部分走上集体富裕道路的工业农民代表，并不代表全国农民都富裕了。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土地可以资本化了。以前作为农民，没有土地掌控权，现在有了，土地可以流转了，可以向种粮大户手里集中了，也可以作为股份参加各种合作社了。也就是说，一个出外打工的农民，只要他以土地作为股份参加了某个合作社，他没有在合作社干活，但会享受土地股份收益，等于他打工挣一份钱，土地收益又增加了一份钱。不管土地怎么流转，不能改变土地使用用途，也就是说，耕地是不能变为宅基地和工厂的，农民会像保命一样地保住自己的那份地，我们国家要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就靠农民了。

一直以来，农民被认为是狭隘和自私的代名词，是没文化和干粗活的代表，可是这是农民的错吗？难道生为农民就要被看不起吗？哪一个建筑工地不是农民工的血汗在飞舞，哪一条公路、铁路不是农民工以生命铸就？我们“城里人”一方面享受着农民劳动的成果，一方面还鄙视着农民，这是我们做人的本分吗？这是我们优秀的传统吗？我们文明的社会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吗？事实上，我们很多“城里人”的根都在农村，我们的前代人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因此，鄙视农民没有任何道理。

我很想和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农民很少看书的原因，提起这个话题，很多人会回答说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我认为，目前农民的文化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绝大部分是初高中毕业的，有少量农民上过国家扶持的中专和大专班，甚至有一部分农民工在城里打工时自费、自学或函授取得了大专、本科文凭。目前农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为什么农民的年读书量平均不超过一本呢？为什么农民宁愿吃完饭不

是看电视就是打麻将，但却不看书呢？为什么农民兄弟对阳春白雪不感兴趣呢？原因就是作家没有向农民兄弟提供适合他们阅读、他们也想读的图书，我们大部分作家主要经营的是阳春白雪，忽视了下里巴人，或者我们很多作家认为阳春白雪才是文学，而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可能也不完全是这样，我知道有很多作家一直潜心乡土创作，成绩也相当不错，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但我认为乡土作家创作的作品，同时，或者更重要的是，要赢得广大农民兄弟的认可，要不然，就不是纯粹的乡土文学，或者不是农民想要的乡土文学。我们可以想一想，赵树理、柳青、贾平凹为什么会那么受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各行各业读者的欢迎？他们的作品无一不是大众的、通俗的。四大古典名著里除了《红楼梦》是阳春白雪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通俗文学，通俗不见得就是媚俗和低俗，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才是好文学、好作品。

一直以来，我都想用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农村的生活，描写农民的生存状态，我想用最通俗、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写出农民喜欢看的小小说，写农民喜闻乐见的事情，写农民的酸甜苦辣。最重要的是写给农民看，让他们看得懂，看得高兴，能从别人的故事中看到生活中的诸多现象，避免或少走人生的弯路。我的小说希望成为农民除了看电视、打麻将之外的第三种娱乐方式，因为农村的娱乐方式非常少，也十分简单。农民最原始的娱乐方式就是晚上拉黑灯和老婆干那个事情，我希望我的农民兄弟能有一些适合自己看的书，写的是他们的故事，讲的是身边的事情，在农闲之余找到自己的一点儿乐趣。

陕西电视台经常播《百家碎戏》和《都市碎戏》，农民朋友们都喜欢看，也就是说，陕西电视台找到了本土文化和群众娱乐的结合点，所以赢得了观众的喜爱。陕西电视台还有一个《秦之声·戏迷大叫板》，每周举办戏迷大赛，参赛者老少皆有，在西北五省区影响很大，获奖人员还在西北地区巡回表演。陕西电视台五套还有个《寻找王宝钏》的选秀节目，群众参与人数很多，这也是找到了本土戏曲和群众文化以及市场的结合点。这样的节目，群众就很喜欢。

作家应该给老百姓提供一什么样的作品呢？我看到有一些作家在追求自己的特殊风格，读者反映读不懂，读者甚少。文学杂志越登这样让大部分读者看不懂的作品，发行量就越少，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因为没有几个人愿意花钱买自己看不懂的杂志。但是，《读者》《故事会》《家庭》《知音》《女友》等杂志的发行量数以千百万计，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读者愿意花钱买这些杂志，难道纯文学杂志不能学习一下这些期刊吗？有一些纯文学杂志用上半月、下半月乃至旬刊的形式来解决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以及市场的问题，泱泱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居然没有几本纯文学杂志的日子好过，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当前的纯文学市场首先排除了六七亿农民和三亿工人，原因是农民和工人没文化、没有购买能力。我们要想一想，农民和工人宁愿花百八十块钱打一天麻将，为什么不愿意花百十块钱订一份文学杂志呢？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把十亿人排除在外的文学杂志，是否还有生命力呢？

我们很多“城里人”原先相当一部分是农民的儿女，是生于农村，长于农家的孩子，怎么一旦进了城就忘了本了？当然，有的第一代“城里人”身上还保持了农民身上的纯朴、善良的美德，可是第二代、第三代就不一样了，就把麦苗当韭菜了，看见农民就嫌脏了。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有幸读了大学，还出国留学，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农民情结。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我貌不惊人，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使我越来越土。我在城里是一个土包子，我在农村被认为是城里人，虽然我对他们说我还是我，但老乡们都不相信了。直到他们看了我的小说，他们笑了，猜测着说，这是谁家的故事，那是谁的故事，主动和我拉起了家常，还有人拉我去他家写他的故事，在炕头上和我喝酒、抽烟，给我提供故事、歌谣和亲身经历。我有几本发表过的刊物被几个人借来借去地看，刚还回来又被人借去。谁说农民不看书，谁说农民没文化？农民要看的是适合自己的书，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书，是写他们身边的故事的书。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阅读日月星辰、春夏秋冬，他们不是不读书，他们是读天书的人；他们不是没有文化，他们的文化写在心里，写在田里，写在丰收的果实里。农民是用锄头在大地上写诗的人，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诗人，因为农民“写诗”的杰作——粮食，养活了世界上所有的人。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关注农民工问题呢？那是因为农民工太苦了，以至他们的工钱要总理出面来讨；他们太穷了，看不起病，盖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很多问题就是这样恶性循环，因穷致病，因病致残，因残致困，因困而偷、抢，成为社会问题，这也需要社会来集体反思和集体解决。有人要说，农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我也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我只能说，要是把你放到农村去，你也会是那个样子，并不见

得比他们强多少。

农民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他们的问题太多了，而且无法解决，累积起来就有些可怕了。我们不能把广泛的普通的农民和那些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工业农民相比，像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福建东华村的农民可能会住上洋楼、开上汽车，但是这只是一种个别现象，绝大部分农民还处在刚刚温饱的情况下，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艰难地奋斗着。

农民内部也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既然这个群体是具有六七亿人口的庞大群体，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问题。农民的矛盾是一个社会问题，有待于聚集全社会的力量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会由农民自己来解决的，因为农民阶级往往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能力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少数人除外）。他们还仅仅处在维持生存的阶段，我们全社会都应该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享受社会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成果。

人口问题是农村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因人口太多而人均资源、财富下降，生活水平不高，教育水平不高，这个问题是几十年前马寅初先生就提出过的。当时马先生的人口理论没有被重视，甚或遭到批判和非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被遏制过，但很快就被罚款所代替，农民不超生，乡村干部还没理由和机会罚款呢！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当中变了调，人口没有控制住。现在全国的人口，官方数字是13.8亿，事实上，在农村还有很多没有户口的黑孩子，实际数字远比这个要多，政府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人口问题牵扯到土地、资源、上学、就业以及人口再增长，管不住人口无序增长，我们国家的未来就要面临更大的问题。

现在的城市和村庄都比以前大了很多倍，相应的耕地、林地也少了几亿亩，原先每人平均两亩地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亩，一亩地能养活一个人吗？再过几年，当每人平均半亩地的时候，农民怎么生存呢？当然，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农民人均半亩地的情况。还有少数作为城中村被改造的农民，已经成为失地农民，他们除了一笔拆迁补偿外，就是若干套安置房。这一类农民已经成了城市包租公、包租婆，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已经成了有产阶级和食利阶层，在此就不多赘述。

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透视中国农民问题的不可多得的警世之作。该作品以纪实的方式记录了安徽农村的“三农”问题，问题已严重到危及政府执政了。这部书出来后，可谓是惊世之作，震撼了上至中央、下至黎民百姓。“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正是因为他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结果“一举成名”，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然后仕途“一败涂地”——由于各种压力，他屡遭打击，不得不“自愿”辞职，远逸他乡，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历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执行主编。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为工作“三鞠躬”“零距离解决群众困难”，他说，“做人要像人，做官不可像官”，他帮助了千万人，温暖了千万人，感动了千万人，树立了执政为民的榜样。

多少仁人志士为“三农”问题、为民生民计，舍去个人利益、舍去乌纱、舍去家庭幸福，要为民请命、为民维权、为民呐喊！我们向这些真正为人民、为农民说实话、办实事的大写的人致敬！

如果你也曾出身农村，如果你也曾有农村的亲友，如果你有一颗关注农业、农村、农民的爱心，如果你也想了解农民的情况，请关注我的小说。既然是小说，就有虚构的成分，但在我的小说里，写的是农村的事，说的是农民的故事，流的却是我的泪；写的是“莲花村”的农民，但却是天下农民的事，因为天下农民是一家。

目 录

丁三	老肥外传
丁四	男人三十
谁是谁的爷	混混骡子
收粮风波	耗子一家的故事
计划生育的故事	老骚新传
莲花	小秃手的故事
党二	大珍和小珍
破烂王	登天的故事
我的外爷外婆	赵三嫁女
寻娃	修路风波
三朵金花	虎吃羊
老雷	柴鸡的故事
均匀分配	残年往事
老段的故事	养亲记
鸳鸯错	土地和粮食
风过耳	一个人的历史
喜来盖房	下岗之后
	瞎子麻娃

丁 三

每当黄昏日落的时候，也该是在河滩干活的人们回家的时候，丁三都会在崖边唱戏。他最爱唱的就是《下河东》：

河东城困住了赵王太祖
把一个真天子昼夜巡营
黄金铠每日里营门固定
偏偏的又反了河东白龙
五王八侯都丧净
朝堂里无人来领兵
.....

有人会在河滩或者二凳崖大喊，再来一段，再来一段，他就会继续唱下去，有会唱秦腔的，也会和他对唱一段，于是这青烟薄雾漫起的河滩就有了抑扬顿挫的秦腔的对吼。

戏是要天天唱、反复唱的，一天不唱戏，人就会不自在，吃饭饭不香，睡觉不安稳。听戏的也是要天天听戏的，一天不听戏，就干活没劲，生活就会单调无聊乏味。

莲花寺前面有一棵百年的大皂角树和一棵槐树，在三凳崖崖边坡旁，从河滩地里回来的人们都会在这里歇歇脚，听丁三唱戏。

丁三是地主丁大成的老三。丁氏三弟兄从小赌钱、嫖妓、抽大烟，学了一身的坏毛病，他家里经常请人来唱戏，丁三看上了一个戏子，以学戏为名，就和戏子好上了，自然也会喊几嗓子。三兄弟吃喝嫖赌把家财踢蹬完后，丁家从此就败了。

有一次，丁三在赌场上输了整个家院，从此搬出丁家大院。

丁大成被丁三活活地气死了，临死的时候，只有丁三在他的炕前，丁大成已经不会说话了，他伸出两个指头指了指腰，似乎有啥话要告诉丁三似的，丁三一时没有领会是啥意思，丁大成就咽了气。

丁三是输给了本家丁十，丁十的爷和丁三的爷是一个爷，两家是亲亲的本家，可是也隔了三四代了，因此，丁十也就没有客气，把丁三的家产接收了。丁三一家无处居住，在坡上找了一孔废窑住下。丁老大受不了这个罪，参加了民团，后来被打死了，丁二当了土匪。

大头他妈长得很漂亮，不幸的是她很早就守了寡，但她很会经营家业，家里的日子过得比那些有男人的人家还要好，吃的穿的都很像样，家里有三匹骡子两匹马，农忙时还请短工帮忙。

丁二自从当了土匪，老婆带着孩子改嫁了，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丁二一直想霸占大头他妈和她家的财产，对大头他妈和她家的财产垂涎三尺。

一日夜里，丁二带人闯进大头家，要强奸大头他妈，大头他妈誓死不从，丁二从腰里拔出手枪就把大头他妈打死了，抢了大头家的钱财和骡马扬长而去。那天正好大头不在家，他去了外爷家住，就躲过了这场祸事。从此大头就和丁家结下了世仇。

大头的舅舅郭子义是黄埔军校六期学员，早前追随孙中山，后跟随于右任和杨虎城，任师长，西安事变后任军长。大头就去投靠了舅舅，郭子义听说妹妹被土匪枪杀，派了一营官兵，乘汽车从西安到郃城，包围了土匪窝，打死了土匪二十几人，丁二带伤逃了出来，被抓住后，吊在莲花村村口的大槐树上，大头让人给他喂屎吃，最后，大头端起机关枪把丁二打得全身像马蜂窝一样，之后随郭子义当兵去了，第二年当了连长，后来当了营长。

丁三将家财卖光了，家里也没有了什么人，媳妇跟他离了婚，带着孩子远嫁他人。他的姐姐嫁给了本村的杨二，从此他姐家就成了他唯一的依靠。

新中国成立前，莲花村的穷人大都住在窑洞里，只有几家地主和富农住在崖上。新中国成立后，才慢慢地把村子挪到了崖上，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还有一部分人住在窑洞里。

丁三不会农活，整天偷鸡摸狗的，生产队的人都很讨厌他。

丁三从小就是个花花公子，地里的活一点儿都不会，又吃不了苦，队里让他干啥，他都会在地头的树荫下睡大觉，他唯一的借口就是什么都不会，队长就派他管理村里的莲花寺。

莲花寺在三爿崖，虽然叫寺但只是一孔窑洞，里边供了如来诸神，寺里没有和尚也没有尼姑，只是有一个人管理而已。以前管寺的一个老头儿死了，很长时间没人管，寺都快荒废了。

刚去的时候，丁三晚上睡在诸神前，心里怕得要死，泥塑的神在晚上巍然屹立，香烟袅袅，似有几分神秘，夜里寺外刮风时，树叶乱晃，杂草摇曳，蛙叫虫鸣，让他心神不安，难以入睡。寺里有几只老鼠弄得他睡不着觉，他就点了煤油灯拿笤帚把到处打老鼠，窑洞是土的，老鼠自然打了无数的洞，丁三想打老鼠也是枉然，实在困了也就睡着了，哪里还管得了老鼠叫。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什么也不怕了。

寺里经常会有人来烧香求神，也会带些供品，人家刚走，丁三拿起供品就吃，要是逢上寺里有法事，村里的善人婆们就会组织做各种供品，丁三也就打了牙祭，村里做一次法事，他半个月都有了饭食。

村里的善人都是一些老婆子，也有几个老汉参与干些零活，但念经和做法事都是善人婆的事情。

王五他妈就是个大善人，经常往寺里跑，算是寺里的半个管家，有什么事情都是她来张罗。她见丁三可怜，有时就做点儿好吃的端给他，时间长了，人们都在背后议论她和丁三好上了。丁三开始也没当回事，可是这些风言风语还是不断地往他耳朵里灌。他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和她好了又能怎样？

一日，王五他妈又端了一碗饺子来给丁三。丁三说，谢谢你了，嫂子，你对我太好了。王五他妈说，你服侍神呢，我就可怜了你，不用谢的。丁三说，嫂子，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报答你呢？王五他妈说，不用你报答，我们服侍神的人还要啥报答呢？丁三一下子抱住了王五他妈说，嫂子，嫂子，我要跟你好。

王五他妈吓了一跳，赶紧推他，丁三把她抱得死死的，她推不开他，王五他妈说，你在神面前好好的，耍^①胡来。丁三把嘴凑到王五他妈嘴边，手在解她的裤腰带。王五他妈说，不要胡来，我可是个敬佛的人，你也是服侍佛爷的人，咋能在佛堂干这事？丁三说，佛也要成全人的好事，我成天和佛住在一起，和佛的关系好，佛不见怪的。

说话间就脱了王五他妈的裤子，王五他妈无奈了，就从了丁三。丁三多少年都没有沾过女人了，就在寺里的小炕上要了王五他妈。完了事，王五他妈说，以后不敢了，让别人说闲话。丁三说，咱俩以前没啥事，人家不是也传得有鼻子有眼的嘛，怕啥呢？王五他妈说，你不怕我怕，我一个妇道人家的，我怕脸上无光。从那以后，丁三就真的和王五他妈好上了。

“文革”开始时，除“四旧”要扳倒神像，丁三怕失业，从此还要去地里干活，还怕扳了神像从此没有了供品吃，就极力护像。他挡住要扳倒神像的社员，不让他们扳神像。

杨八在“文革”开始后表现很积极，扳神像也是比谁都跑得快，丁三挡在社员的前面说，不能扳神像，咱们村的寺都几百年了，谁胆大得敢扳神像，都不怕天打雷劈？杨八说，都啥时候了，你还这么迷信，赶紧让开，不然先把你放倒，再放倒神像。丁三拍着胸脯说，你娃有本事，就先把我放倒了。杨八过去就把丁三撂倒在地上，喊来另外一个社员把丁三抬出寺，丁三像疯了一样地叫骂杨八，你扳神像你不得好死，你会遭报应的！杨八说，你狗日的在神像面前胡日乱弄也没见神把你报应了。杨八出来和几个社员把丁三绑到皂角树上，进去去扳神像去了。

神像被扳倒了，丁三把塑神的泥土用筐盛了倒在寺前的地里，莲花寺就不存在了，丁三也就失了业，但他照样还是不会农活，队长又派他去看河滩的菜园。菜园里有一个小屋，是放农具的，里边有一个小炕，丁三就住在这个小炕上，莲花寺的神像虽然扳倒了，但那里还是丁三的家，因为丁三没有家，他姐的家毕竟是他姐的家，但他没有家，只能以寺为家。

丁三和王五他妈的事情被人揭发出来，王五他妈被人脖子上套着破鞋游了街，丁三也在批斗会上戴着大牌子和高帽子被批斗，他是“黑五类”、地主余孽、土匪恶霸的弟弟、搞破鞋的坏分子。村里怕他看菜园搞破坏，还让他回莲花寺里去住。

夜里，丁三彻夜难眠，没有了神像，没有了供品，没有了王五他妈，他的日子一下子过得不像人了，半夜

里，他就爬起来到外面去唱戏。

欧阳芳挂帅王把人错用
奸贼设计害先行
兵行在河东营扎定
白龙领兵来偷营
王猛勇的先行真中用
一枪杀退百万兵
在黄龙宝帐把功请
欧阳芳斩坏王的御先行
王站在营门珠泪倾
猛想起当年投山东
鷄子头吓坏郭威命
万里江山归柴荣
天不幸大哥把驾崩
宗训年幼登龙廷
.....

村里人依旧还在皂角树下乘凉，站在树下，凉风习习；站在崖上，可以看到远处的太白山，山上有白色的积雪，崖下是漆水河。站在这里看山看水，听鸡鸣狗叫，听崖风飕飕，好不惬意。

丁三没事了就坐在树下和人聊天，他跟人说天说地，说古道今，说完了跟人家讨一两个洋芋或红芋，有时候是几根葱，有时候是几个萝卜，没有了神，他的日子真的不好过。他甚至又重操旧业，干上了偷鸡摸狗的事情，只是因为那时候家家只有几只鸡，都看得很紧，他也很难得手，因此有时人家扔了的死鸡他也捡回去吃，甚至不知怎么死的猪扔到沟里，他也去拿刀剖了吃。在村里人的眼里，丁三简直就成了一个令人讨厌又贪得无厌的人，他油嘴滑舌，又好吃懒做，连他姐姐和姐夫都有些不爱理他，嫌他吃死猫烂狗的恶心。

丁三把塑神像的泥土撒到了寺前的地上，在那里种了一些油菜和旱烟，那些油菜和旱烟长得出奇地好，比以前要多收三成，旱烟又黑又厚，不用施任何肥就长得高高大大的。丁三抽着收获的烟叶，好像比以前抽的任何烟叶都香，他是抽过大烟的人，似乎有一些大烟的味道了，他想，神不会是在帮我吧？不过，神怎么会帮我抽烟呢？他反过来一想，这地上种啥长啥，这可是由不了神的，如果种下钱会不会长出钱来？丁三往地里埋下五元钱的分币，想试一试地里能不能长出钱来，如果能的话，他再找个银圆种下去，那就真的成了摇钱树了。

过了一个多月，丁三到埋钱的地方去看，五元分币还是五元分币，并没有多出一分来。他想，算了，自己这辈子已经算是享了神的福了，神住在哪里自己就住在哪里，神吃啥自己就吃啥，还弹嫌啥哩！

杨八自从扳倒了神像，他老婆就得了不知名的怪病，瘫在床上，儿子和女儿原先也对他们老两口很好，但是慢慢地也不孝顺了。杨八在漆水河游泳的时候，被卷进漩涡里，淹死了。不久，就传出是神收了杨八，把他打到十八层地狱去了，扳倒神像犯了天怒，天把杨八报应了。人们就想起了丁三说的话，认为是丁三咒了杨八，杨八才被天收了，因此，杨八的儿女见了丁三都不说话，甚至有传言说，就是丁三把杨八咒死的。

这个事情一传开，倒说明了一个问题，莲花寺还是很灵的，毁了莲花寺是错误的。那些参与扳倒神像的人也很后悔，把自己的倒霉事情都归结到扳倒神像上去，心里十分怕神也报应自己，偷偷地在家里烧香拜佛，求神不要报应自己。

“文革”刚结束，村里的善人们就开始张罗重新盖寺的事情，按照善人们的想法，要盖一座新的寺，不要在窑里设寺了，那样太委屈神了。丁三说，咱们这里的神这么灵，还是先把窑里的神像塑起来，盖寺的计划慢慢实现吧，要不然，神没处存身，这才是个大问题。大家都比较同意这个意见，因为盖一座新寺要花费好多钱财的，不是立马就能盖起来的。

丁三之所以建议赶紧把神像塑起来，是因为那样的话，他就有供品吃了，他还准备设一个“添油箱”，他这个寺保管就可以得益了。

莲花寺是莲花大队的村寺，由于这个寺比较灵，而且远近闻名，其他邻近的大队都没有寺庙，就常来莲花寺烧香拜佛，因此莲花大队的善人们集资塑神，也就号召了邻近的几个村子一起出力塑神像。就这样，五毛、一块地集来了一千多元，大队出了二百斤粮食和二十斤菜油，给神塑金身时吃用。

同时，莲花寺旧窑旁边新挖了三孔小的副窑，一孔是住人的，盘了炕，塑神像时，丁三就从主窑搬到了副窑住，另一孔窑洞是丁三放柴火的，还有一孔是丁三的厕所。给神塑金身的工匠就和丁三一起住在副窑，副窑还能做饭，做饭的是队上那些善人婆，她们轮流来当帮工，一方面和泥搬灰，一方面买菜做饭。丁三不会干活，只能跑跑腿，到处找些东西或者买些东西。

队里的人都知道丁三能唱戏，就在歇工时让他唱一折子，他推托不过，就唱了一段《斩李广》里的“七十二个再不能”：

再不能金銮殿上常行走
再不能东挡西杀带兵卒
再不能万马军中擒敌首
再不能为国建奇功
再不能与同僚谈国政
再不能为王解愁苦
再不能为国表忠诚
再不能兄弟常聚首
再不能对祖宗尽孝行
再不能夫妻恩爱常挽手
再不能为民来请命
再不能保国写春秋
再不能朝堂应王命
再不能亲携解忧愁
再不能教子把书诵
再不能上阵去冲锋
.....

工匠说，咱在这里给神塑像哩，你唱这个再不能干啥呢？一个善人婆说，丁三是忘不了自己的出身，人家原先可是个富家大家公子呢！工匠问，那咋落到今天这个光景了？丁三说，刘秀还要过饭呢，甬提了，羞死人了。善人婆说，人家这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也叫活了一回人。丁三说，你咋越说话越多呢！工匠说，人的命，天注定，人不能跟命争，前世你是个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的，这辈子就可能是个要饭的，你这辈子把罪受了，下辈子就可能托生到富贵人家，今生人上人，保不住下世就人下人了，今生受尽磨难，下辈子可能就有了福了。丁三说，你好像还懂些佛法？工匠说，经常在寺庙里塑神像，耳听目看，也明白了些道理，人世间多的是老子英雄儿孬蛋，想世世代代都是英雄好汉，是不可能的。丁三说，我这一辈子把能享的福都享了，把能受的罪都受了，我是活来世的人，我活一天就赚一天，啥时候死了都够本了。工匠说，世上的好事情不能都教一个人占了，世上倒霉的事情也不会全都降落到一个人身上，人常说，三代忠良才出一个状元哩，人活着还要给后世积德行善的。善人婆说，光我知道，从我婆开始就是善人，到我这里也算是三代了，该出个状元了吧？工匠笑了，你婆、你妈和你三代都在不同的人家，为谁家积了德、行了善还说不清理，你就急着要出状元哩？！丁三说，你说得对，妇女家不算事，一代一代的都跟了不同的人家，还能出啥状元呢，能出个孝子贤孙就不错了。善人婆说，能出个孝子贤孙也行呀。

丁三在寺里帮工，队里给他算工分，他跟着工匠好吃好喝了一个多月，神像终于塑好了。莲花寺重新开光，约请了附近大寺的和尚尼姑来做法事，开光那天，邻近队里的人都跑来观光，更多人是来烧香拜佛的。

丁三果然做了一个“添油箱”放在寺的门口，来的人一元、两元地往里投，有人还投五元、十元的票子，喜得丁三合不拢嘴。

二百响的大挂鞭在皂角树上噼噼啪啪地响着，寺前的香炉里插满了香，烧纸处也有人不断地烧麻纸，那麻纸都是一捆一捆抱来的，烧得寺外烟雾腾腾。寺内的供桌上，鲜果、蒸、炸供品堆积如山，大概够丁三吃一个多月的了。

请来的和尚和尼姑都回去了。

晚上，队里的善人婆开始念经，嚶嚶嗡嗡地念了半夜，丁三坐在一旁，嘴里也跟着念，可是心早跑到“添油箱”那里去了，善人婆轮流在念经，他困得像个磕头虫，三心二意地在磨时间。

快后半夜了，善人婆们终于念完了经，丁三才清醒了一些，打发走了那些婆娘，他就开始兴奋起来。

丁三清点了一下“添油箱”，一共有五百多元，他藏起了一百元，后来又从里边拿了十元，之后他想，再拿十元也没人知道，于是又拿了十元，他觉得不妥，虽然说天知、地知，但神也知道的，他又把钱放了回去，放回去又觉得不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己终于等到了这个时候，拿多拿少都是自己来决定，于是又拿回了一百元，想了又想，又拿了五十元，然后对自己说，好了，不要太贪，少拿一点儿，不然，神会不高兴的。

他把钱藏了起来，把剩下的钱上了账，就想去睡觉。他睡着睡着，眼前总有钱在跳跃，弄得他兴奋不已，到了后半夜，还是睡不着。他想，是不是神怪罪了我？于是起身到神像前磕了三个头，口中向神诉说了自己的不是，这才慢慢地睡去。

丁三赌钱把一院家产输给了本家丁十，丁十居住多年后，有两间房漏雨水了，丁十就请了工匠修缮房子，丁十想把这两间房子打通成一间，作为孙子的新房。工匠在打通腰墙时，从墙中发现了夹墙，里边有一坛子金元宝和两坛子银圆，丁十因此发了一笔横财。

消息传出后，丁三睡不着了，他思前想后都觉得，这些钱应该是自家的，怎么当初糊里糊涂地就把房子卖给人家了？有这些金银宝贝，别说卖房，就是再买两院房子都是小事一桩。他听说丁十是在二门腰墙里发现金银的，他突然想起，他父亲死时，伸出二指，指了指腰，他没有明白是啥意思，他父亲就死了，原来两根指头是指二门，腰是指二门房子的腰墙，气得丁三连连抽自己的嘴巴，要不是自己卖了房产，丁家也不至于家破人亡，如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他跑到丁十家里去，对丁十说，我当初卖房只是卖房产而已，我祖先留在夹墙的东西可没卖给你，你挖出了东西应该分我一半的。丁十说，你卖了房产，就是连里边的所有东西都卖给我了，至于你卖了以后，我发现了啥，跟你就没有一分钱的事了。丁三说，我还是本家哩，你就当可怜我哩，多少给我一些，我也不嫌。丁十说，既然你来了一趟，我也不教你白跑一趟，给了丁三一百元钱说，你拿上这个，也算你没有白跟我这个本家开一次口，几十年了，你也是头一次。丁三说，我要的是黄的白的，我要的不是纸的。丁十说，你要的东西，你没见过，我也没见过，你也跟我要不着，我是看在本家的面子上给你这一百元的，你不要了我就拿回来了。丁三把钱抓在手说，算你娃狠，你就慢慢地受活去吧。

丁三愤愤地离开了丁十家，走出门，看到这一院原属自家的房子，心里充满了愤恨，想到一坛一坛的金银，就恨自己一辈子都在为几个小钱琢磨，而真正的大钱却藏在自己家里，而自己却不知道，又一想，这就是命，或许这些金银上辈子就是丁十家的，最终落在了自家父辈的手里，这辈子，自己又替父辈还给了丁十。

丁十给孙子娶亲那天，丁三专门守候在村口，见拉新娘的汽车来了，就跑过去，躺在汽车前面，挡住了汽车的路，司机怎么鸣笛他都不管，只管躺在汽车轱辘前面。

家里人赶紧告诉了丁十，丁十满面笑容地来了。他说，老三，你起来吧，咱的孙子娶亲哩，你躺在这儿也不像话，你起来坐席去。丁三说，我丁三一辈子没出息，把万贯家产都输给你了，你从夹墙刨出了我祖先的金银珠宝，你一个半个都不给我，你有良心吗？丁十说，你听谁说的，那是没有的事情，你不要让谣言迷了窍！丁三说，我父亲临死的时候，给我伸出了两个指头指了指腰，我没明白那是指二门的腰墙，如今教你挖去了，你都不念是我家的东西，不给我一个半个，我还跟你客气啥哩！丁十说，这个事情咱慢慢再说，一句两句也说不清，今儿个我先给你一百元，你起来，让娃把媳妇先娶进门。丁三说，你今天不给我个话，我就不起来，你

有本事就从我身上碾过去。

丁十知道他这是在耍死狗，蹲下来对丁三小声说，两百，你起来。丁三还是不出声，丁十咬了咬牙说，三百，你先起来，有啥话，咱俩慢慢说。丁三知道再躺下去就没意思了，要让全大队的人骂的，就说，那我就先饶你一回，咱俩的账慢慢算。丁十给了丁三三百元，嘴里说，慢慢算，慢慢算。总算把丁三从车轮下哄了出来，把车开到了丁十家门口。

新媳妇迫不及待地跳下车，钻进新房去了。

丁十怕丁三再生出啥是非，就陪着他去坐席，并连连给丁三敬酒。他说，今天是咱孙子的大喜日子，咱当爷的就让娃娃好好结个婚，咱俩有啥话再慢慢说。丁三一边喝酒，一边说，慢慢说，反正我就是光棍一个，你是一大家子，我怕啥，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就不一样了，你是人前人，现在又成了人上人。丁十说，三哥，今天咱不说啥晦气的话，你喝好！丁三也就不难为他了，喝了一饱好酒，吃了一顿好菜，唱着秦腔段子回寺里去了。

从村里往寺里走，要经过一段下坡路。

丁三喝得醉醺醺的，一脚踩空，掉到沟里去了，摔得他当时就失去了知觉。路过的人发现后，赶紧喊人来把他从沟里抬上来，送到大队医疗站去了。他在大队医疗站醒来后，发现自己打着吊瓶，他问道，我这是咋咧？医生说，你摔到沟里去了，还好被人发现了，把你抬来了。丁三问，我没啥大事吧？医生说，没啥大事，幸好沟不深，要掉到深沟里去，那你可就只剩下半条命了。丁三说，我本来就是活来世的人，活着死了都无所谓。医生说，越想死的人越死不了，你命大着哩。丁三说，我命大，我就是命大！

丁十听说后，高兴地说，你看看坑人几个钱有啥好下场，自己滚到沟里去了吧，人就是不能干缺德事，人要缺了德，天都不饶。

丁三的姐姐和姐夫听了，赶紧到医疗站去看，等他们去的时候，丁三都已经走了，回莲花寺去了。他姐姐和姐夫赶到莲花寺一看，丁三好好的，还坐在皂角树下唱戏呢。他姐姐问他，你没事了？丁三说，没事，我命大。他姐姐说，你以后注意点，甭像个没头的蚊子似的，脚底下也长上眼。丁三不耐烦地说，知道了。他姐夫说，有啥困难你就吱声。丁三说，行了，你们走吧，我也不靠你们过活。

他姐姐和姐夫刚走到崖上，丁三就在下面唱起了《三滴血》：

五台县官太懵懂
滴血认亲害百姓
年迈苍苍到老境
寻子不见放悲声
莫非他渡河回韩城
叫声天佑将父等
我不辞艰难向前行
.....

他姐姐听了心就酸了，丁三虽然是个败家子，但也挺可怜的，媳妇带着孩子走了，他一个人在寺里住了半辈子，热一顿，冷一顿，饥一顿，饱一顿的，也够难为他的了，想着想着她就流下了眼泪。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队里不给丁三记工分了，把莲花寺前面的一亩半地分给了丁三，还让他当了五保户，队里每年给他三百斤小麦和三百斤玉米，还有三百元钱。再往后，村里的机动地划了庄基，小麦和玉米就没有了，生产队给他在郃城镇申请了救济，每年还有三百元钱，之后大队改叫了村，对他的政策还是那样的。村里的产业慢慢地全卖了，集体的东西也慢慢成了私人的，村里也没有了钱，给丁三的钱就时有时无，丁三的日子也就过得很紧张。

丁三老了，干活也干不动了，他把寺前的一亩半地种了一亩小麦、半亩油菜，边边角角种了些菜吃。寺里没有水，他吃水要到村里去挑，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老了也挑不动了，村里的善人婆们常叫儿子给丁三挑几担水，丁三姐姐的儿子也常来给他挑水。

村里的一些善人们又在攒着盖新寺的事情了，不过，这次他们不是在旧址盖，而是要把新寺盖在崖嘴子上。

崖嘴子将整个崖分成了两部分，中间像鹰，两边像鹰的翅膀，他们请了风水先生测了地方，说那是一块风水宝地，能给村子带来好兆头。

杨五是个带头的，他这些年爱出风头，和一帮善人婆一起到处集资，村里家家都要出钱出料出劳力，还到家家户户凑了面和油，供盖寺的匠工吃用，而到新寺帮工的人则要回家去吃，杨五讲的，为神出力是不能讲价钱的，也不能讨价还价。村里人对于盖寺都很支持，至少不反对，因为谁也不愿意得罪神，况且本村的神还是很灵的。

这次盖新寺，杨五没有和丁三商量，丁三只是个村寺的管理员，在大队不给他记工分的时候，在大队已经解体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大队派去守寺的人了，而是没有家，赖在寺里住的人，因此，杨五就没有把丁三放到眼里。

新寺大张旗鼓地盖着，旧寺依然还用着，一些人还到旧寺来烧香拜佛，因为新寺从盖到塑神像，大约得大半年时间，修好了，开光了才能用。杨五让人做了一个更大更好看的“添油箱”，用红油漆涂得又光又亮。看着这个新的“添油箱”，杨五笑了，这个“添油箱”以后要给他杨五添油了。

丁三拄着拐棍到新寺那里看了一回，工匠和村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盖着新寺。新寺高七八米，一砖到顶，青砖红瓦，寺前两根大柱子有水桶般粗，高有五六米，红油漆的大门，盖得非常气派。

他想，这些年轻人还真有办法，能弄来这么多钱来。

杨五过来对丁三说，三哥，你来看看！丁三说，来看看，盖得好，盖得好！你们年轻人就是有办法弄到钱。杨五说，咱们村集了一部分资，有三拨人到外面去集资，咱们村凡是在外面工作的人每人让他们认捐一百元，这么着就凑够了钱。你一个人日子过得紧，就没有打搅你。丁三说，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本事，我老了，不中用了。杨五说，三哥，你看起来还硬实着哩，还能干些年。丁三说，不行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我该退了，不退也不行了，连走路都得拄拐棍了，还能干啥？杨五说，你一辈子也算风风光光的了，够本了。丁三说，是够本了，早就够本了。说完边走边咳嗽地离开了，杨五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你也该退了，不退也不行了。

新寺修好了，杨五从家里拿来了那个油光闪闪的“添油箱”，郑重其事地放在神像前的供桌边，就等着给新寺开光了。

杨五请了法门寺的大法师来给新寺开光，远近的群众听了，都来观光，因此，开光这天，来的人就上了万，把小小的崖嘴子挤满了，卖小吃的也云集到了这里，大人喊，小孩儿哭，整个崖嘴子热闹非凡。

法门寺的大法师是坐小车来的，村里人窃窃私语地说，看看人家，当和尚还坐小车哩！有人说，如今的和尚、尼姑都是拿工资的，当和尚、尼姑比当农民还要强。说话间，小车就到了崖嘴子，派出所的警察全部出动来维持秩序，周围寺院的代表也都来了。

开光仪式开始了，杨五是主持人，先是郅城镇管文化宗教的副镇长讲话，然后是村长讲了话，之后请法门寺的大法师讲话，周围寺院的代表也讲了话。几串五百头的大挂鞭响彻在整个村子，崖上崖下都能听见，大炮仗也震得人耳朵嗡嗡地响。

宗教人士开始做法事，善人婆们跟在后面口中念念有词，一些群众也跟在后面。首先要做的就是到旧寺把神请到新寺来。宗教人士念着经到了旧寺，烧香、拜佛，一个大师父念了一会儿经文，就把旧寺神的牌位请走了，人们跟着大师父一路念经到新寺，又烧香、烧纸，算是把神请过来了。做完法事，宗教人士就在佛堂开始念经，善人婆只能在寺外的廊下跟着念，其他群众都挤不到跟前去。

在寺的一边搭了席棚，临时建了几个大灶，烧开水，做斋饭，还有从村小学借来的几十张桌子和凳子，供请来的人士用斋饭，也给来观光的人提供开水，还有一个大锅是专门施舍饭的，谁愿意吃就去吃一碗素面。

施舍饭原是过去寺院开光时的做法，代表寺院怜悯天下贫苦群众，神也垂怜天下苍生，因此在开光之日施舍饭一次，叫花子常到处去吃舍饭，一般群众也愿意去吃一碗舍饭，因是寺院舍的饭，便是神施舍的，吃神一碗饭，代表神已垂怜了自己，自己也沾了神的一点光。

念完了经，宗教人士先用斋饭，斋饭都是用素油素面做成，不沾荤腥。宗教人士和请来的领导用完后，杨五分别给他们发了红包，他们便各自坐上小车走了。然后是警察和村里的善人婆用饭，大人小孩都上了，斋棚里乱喊乱叫，乱成了一片。最后是工作人员用饭，往往到了最后，就只剩下残汤剩汁了。

宗教法事一做完，群众就可以进去烧香、添油了。寺门内外，挤挤嚷嚷，人声鼎沸，挤进去的，赶紧烧香磕头，往“添油箱”里放了钱就走，人都是挤着进来挤着出去的，大殿内拥挤不堪，年纪大的老人都挤不进去，只等年轻人出来了才能进去。

等所有的人都吃完饭，群众也慢慢地散了，等最后的几个人都散尽了，杨五把工作人员也打发回去了，他独自拿着笤帚在扫寺外的鞭炮屑。扫了一会儿，他确认没有人来了，扔了笤帚，跑进寺内，看到那个红油漆的“添油箱”里的钱满满的，他的心一下子踏实了，接着就跳得越来越快了，这么多钱，由他来掌握，那是多么地高兴啊。他点了一下，有八千多元，他给自己藏下两千元，把六千元准备上账，其余几百元毛票还放回到“添油箱”去，不能叫添油箱是空的。出门的时候，或许是太高兴了，忘记了寺门的门槛，一下子绊了一个大跟头，把门牙都碰得松了，一碰就能动弹。

新寺开光这样热闹，丁三却没有来，他心里很气愤，他恨杨五夺了他的管理员的差使，旧寺的神被请到了新寺，谁还到旧寺来呢？杨五设计好了的，就是要盖新寺，以此很自然，也很巧妙地夺取了管理员的权力。虽然现在生产队不存在了，也没有人给管理员记工分或者发工资，但是谁都知道，当这个管理员是有些油水的。

丁三待在旧寺里满肚子都是气，坐着躺着都不舒服，就拄上拐棍去村里挑水，回来下坡的时候，脚下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连人带桶一起掉进沟里，桶里的水在往下滚时全倒在了他身上，滚到沟底的时候，他全身都湿了，也没有什么知觉了。

当被人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丁 四

丁四是莲花村的首富。他祖上在外做生意，积累家财万贯，自清末民初以来，丁家一直在郑州、汉口一带垄断盐业生意，每年年底，银子都是雇镖局用几辆马车拉回家的，家里的银子用席包圈着，具体数目谁都不清楚。到了丁四手里，生意依然兴隆，丁家在郅城县开着钱庄，后叫银行，堪称郅城首富，但丁家一直比较低调，从不张扬，除了莲花村及附近几个村子的人比较了解丁家的情况，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家是大财东家。

在当时，郅城县有“要吃郅城饭，郭阎两家转”的俗语。也就是说，当时公认的首富、次富是郭家庄郭家和阎家村阎家，但郭家和阎家都是大地主和族人在县内外当大官有的势，丁家则纯粹是民族资本家，是从做生意发家的。

丁家的庄子比村里一般人家的大三倍，二门以里中间是天井，天井两边是两排房子，整个建筑全是上好的松木盖成，雕梁画栋、极其奢华，家具也是上好的，村里没有几家能比得上。他家里佣人有十几个，还有七八个家丁，个个都有枪，在村里有长工、短工十几人。

丁四在村里有老婆，可是他常年在外经商，一年在家住不了几天，老婆一直没怀上孩子。丁四担心自己无后，偌大的家产无人继承，就在郑州和汉口各置办了个小老婆。可是也怪，他在郑州和汉口的小老婆也一直怀不上，直到丁四快四十了，都没有一男半女。丁四担心断后，无奈过继了他哥丁三的一个儿子丁一成。

丁一成虽非亲生，但丁四对他却十分疼爱，侄儿也是丁家血脉，丁四给丁一成用银子打造了一张床，其奢华程度，当时名义上是首富的郭家也没有这样做过。丁一成早年因家境好，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因此上学不用功，总是从学堂逃走，长大了还不识几个字，但对于赌钱却十分在行，整天沉迷在县城的赌局里，被一帮坏人教唆得还抽上了大烟。大烟这个东西一抽就上瘾，丁一成从此就整天赌博、抽大烟、逛窑子，彻底成了一个花花公子。

丁四常年不在家，家里谁也管不了丁一成，丁家有钱，也不怕他花，他就越来越张狂，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丁一成的种种恶行都被丁四得知，丁四为了劝他收心，决定给他找个媳妇，就托媒人二婆子给说一个。按说以丁家的财势，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找见，但丁一成恶名在外，谁家都不愿意把女子给他，给了他就等于糟蹋了。二婆子说了几个，人家都不愿意，二婆子还着了急，平民老百姓说个媳妇也说下咧，咋丁家还说不下呢？

二婆子把这个情况跟丁四说了。丁四说，你把事说成了给你双份儿的礼钱，女方礼钱也给双份儿，只要人家愿意嫁过来。二婆子有了利，腿自然就跑得更欢。二婆子听说张寨杨老七是个大烟鬼，把家里抽得都揭不开锅了，正打算给女子说婆家呢。二婆子找到杨老七，把事情跟他一说，杨老七十分高兴，立时就答应下了这个事。他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我的乖乖，丁家那是个大财东家，钱多得没数，这下我可有大烟抽了。

杨老七的女儿杨翠娥听了，过去跟杨老七说，大，我不嫁莲花村丁家，听说那个人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杨老七说，婚姻大事，父母做主，你甭说了。杨翠娥说，你光卖女子呢，你就是给我找个瘸子、拐子，只要他好好过日子，我都没意见，你偏要给我找个大烟鬼，我的命咋这么苦呢！杨翠娥说，你把咱家都抽成啥咧？你还给我找大烟鬼呢？杨老七说，人家有钱，八辈子都抽不完，丁家的钱，比得上个王侯将相呢！杨翠娥说，你就看人家有钱咧，把我卖出去，你好有钱再抽大烟，你就拿你女子给你换烟抽吧，我到死都不原谅你。杨老七说，给你找了个好婆家，你还费日啥呢？杨翠娥说，大，你就把你女子往火坑里推吧，我到死都不认你这个大！

杨老七硬逼着女儿嫁给了丁一成，二婆子和杨老七家都得到了双倍的礼金，二婆子拿到了五十个银圆，杨老七拿到了二百个银圆。丁家把一整套的嫁妆都置办好了，事先抬到杨家，娶亲的时候再拉过去，给足了杨家面子。

结婚后，丁一成并不见收敛，依然我行我素，一点儿也不把杨翠娥当回事，照样过着以前那样的浪荡生活。杨翠娥终日以泪洗面，埋怨自己命运不好。丁一成他妈见她终日郁郁寡欢，知道丁一成在外面胡作非为，杨翠娥心里不高兴，就对她说，娃呀，咱女人就是这样，男人想干啥，咱就是管不了，咱要管得了也就不是咱了。